

◆心香一瓣

◎王賢根

連長

我是《長津湖》上映19天后，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这部影片的，为了我们的老部队，为了我们的连长。

1968年，我当兵时在20军直属工程兵团。这个团队于1965年组建，团、营、连干部大多来自该军58师。团、营干部都是经历抗美援朝时的长津湖战役，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过手的老兵，他们身上有股英雄气，又有几分难言的悲壮与苍凉。他们是战争的幸存者，又是战争的伤残者。我们连长就是那场惨烈战争中幸存的战士。

连长姓张。张连长中等个头，头大腰粗，走路两腿有点外撇，上身左右微摆，敬礼举右臂时，食指从来到不了帽檐的边上，我觉得他的军姿与一位叱咤风云的连长不般配。显然，与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连长伍千里相距更远。第二年我到连部当文书，在连长边上待久了就随便起来：“连长，你的军人姿态还不如我呢？”连长没有生气，厚厚的嘴唇一咧，哈哈声中说了一段经历：

我，1948年参军，部队南下时调到20军58师，这是一支红军整编的老部队。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在孟良崮战役中打穿插，长途奇袭，有效分割国民党主力部队，英勇阻击敌军增援张灵甫74师。一纵改编为20军，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我军又是打穿插，切割包围美军。我们九兵团紧急北上到朝鲜，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设伏，不用说缺少御寒衣食的南方兵，就连我这个东北人，也吃不消。受的苦，大啦！那仗打得激烈，残酷，我们虽然胜利了，可敌人大多还是跑了，我们冻死冻伤人多，火力也差，封不住敌军的退路啊！部队回撤后，我截了冻坏的三个脚趾，两腿血液循环不畅，落下后遗症哪！

连长粗糙的脸部皮肉有所抽动，眼里闪着晶莹的亮光。我没出声，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连长继续说道：那仗打的，杨根思他们连在场的都牺牲了，我们连撤下来时只有二十来号，大都留在那片雪地啦！

没有经过战火历练的我，很难体会从拼死战场上下来人的心境。我默默地看着连长，内心对他的一份崇敬与钦佩，暖暖地涌上来。可是，后来听人说起连长的一件事，又让我心里酸酸的。

战场下来后，他很快担任排长，回家成婚。朝鲜战局相对稳定，部队南撤，继续担负东南沿海的设防，随时听从号令，这是这支英雄部队崇高的使命。

连长是位性格刚烈、正直的男子汉。平时他持五四式手枪，在十个手指间花哨地回旋，抬手出击，几十米开外，发发命中靶心。我看他胡子拉碴，一把年纪，腿脚不灵便，便猜他战术动作定跟不上趟。想不到，一次组织班进攻演习，他和我们一同匍匐前进，动作利落，贴着山地爬得飞快。他是位神枪手，连队的各式武器，只要到他手，咋咋的，只有几下，叭叭的响声出去，报靶手总是扬起小红旗。训练场上，施工作业，他总是抢最艰难的任务，营长老是把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三连。

连长有他的缺陷。有天我说：“你的敬礼动作不标准！”连长哎了一声，说：“我手臂比常人短。”“为什么？”“我娘给的。”连长没有丝毫的自馁，反倒自豪，“手短，出枪快。在战场上，哪怕是提前0.01秒射击，你兴许就是胜利者。”接着连长说，在长津湖战役中，他清晰地看到自己扣击扳机摺倒三个美国兵，后来打了多少，自己也搞不清。在战斗中，连长头部被敌人射过来的子弹擦破皮，削掉一溜发头。他说：“差一点，我这条命也留在那里啦！”

因之前受过处分，影响连长的晋升，他成为全营五个连队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络腮胡子连长。1969年确定他复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基层干部也是。临行，连长送我一双皮鞋：“文书，这是朝鲜战场回来，部队照顾我伤残的脚，特意配发的，到了南方，没用，可我一直保存着，现给你吧！”

这是一双拎起来倍觉沉重的皮鞋，厚厚的皮面光洁锃亮，里面还有浓密的绒毛。在我们南方的军营里从未见过，也没见驻地百姓穿过这么厚重的皮鞋。我想，连长是珍爱这双皮鞋的，他赠予我，是留作纪念，也是对我的一种希冀吧。

连长回老家后，给指导员来信。我照他信封上的地址，写了封信，述说我的思念之情。连长回信说，他们这批退伍的连排干部，同战士一样属于“复员”，虽然安排了工作，但没有享受军队转业干部的待遇，好多方面受限制，工资也低一些。不少人向当地人武部、民政局反映，也向老部队的政治机关写信，但因涉及面广，有关方面没能明确答复。但他每天还是哼着东北的二人转上班，每当想起牺牲在长津湖畔的那么多战友，什么困难，什么待遇，都不在乎啦！好好地活着，有点事干，得！他希望我在部队好好锻炼，成长起来。我感激老连长的鼓励。

在生死与困难面前，连长是个乐天派。人在地方，还念念不忘老部队的使命！

这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江南原野上白茫茫的望不到边际。清晨，我穿上连长给我的皮鞋出操、扫雪，战友们觉得新奇，又笑我模样笨拙。我说出皮鞋的来历，他们投来了异常的眼光。在那寒冷的雪地里行走，我总觉得脚底有股热气往上冒，好像要把我抬起来似的。

◆东敲西击

◎俞可

奥林匹克的精彩、非凡、卓越

本周迎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举国同庆。中华儿女誓将这场奥运盛会办得精彩、非凡、卓越。何以精彩、非凡、卓越？此同源自陈美。

这位泰中混血儿，出生于星岛，成长于英国，定居于瑞士。享有“少年帕格尼尼”之誉的陈美，10岁与伦敦爱乐乐团同台演出，11岁入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12岁推出首张专辑，并与莫扎特交响乐团联袂世界巡演；作为唯一的外籍艺人，1997年6月30日荣登特区政府主办的香港回归音乐会，受邀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式献演《命运》……

温哥华之行，陈美结缘冬奥会，“但内心更渴望挑战另一种命运——成为冬奥会选手”，遂走上不归的圆梦之旅。

这位世界当红小提琴家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置于其光环之下，并非应邀献艺，而是征战赛场。此番以35岁“高龄”出征索契，虽在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中排名垫底，陈美依然风光无限。身为英国公民，跻身高手如云的英国冬奥代表团实属痴思妄想。陈美2011年便尝试“曲线救国”，与早已疏远的生父和解，入籍泰国，改随父姓“法纳孔恩”，以“外公”方式加盟泰国冬奥代表团。索契之行绝非剑指冠军，而意在高歌一曲跨界励志传奇。

“我从4岁就开始滑雪，5岁才开始学习小提琴——滑雪的资历比拉小提琴都长。”陈美坦言。2001

年，陈美赴法国阿尔卑斯山谷滑雪，在一家滑雪用具店邂逅店主之子莱诺·凯特隆。2009年，这对情侣在瑞士滑雪胜地采尔马特安营扎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陈美自此把提琴束之高阁，把巡演置之度外，把遗憾付之东流，全力集训。爱白色的雪道如同爱金色的舞台，血液里跃动两个音符——提琴和雪橇。

虽对滑雪情有独钟，陈美却将童年祭祀于小提琴，受母亲全天候监控。醉心于望女成凤的母亲，禁止陈美从事与小提琴无关的所有活动，稍疏于习琴便遭打骂。“我能在舞台上自如应对数以千计的观众，却不知道如何过马路。”直至20岁，她未曾独自出门。“那时候，我总是妒忌同窗好友，他们可以因为玩滑板或者骑自行车摔断手臂，我却连受伤的机会都没有。”21岁那年，陈美毅然解除母亲经纪人身份，母女彻底决裂。追寻自由压倒呵护亲情，追逐梦想取代珍惜生命。在采尔马特，首度因滑雪受伤，她竟然为之狂喜。出征索契，“就算是最后一名，这次经历足以让我记忆一辈子”，此生无憾。

深埋内心的滑雪火种能一触即燃，则尽显幼年浸淫的英式教育之精华：形塑肌体、精神与灵魂三位一体。

奥运之父顾拜旦少年时代偶得半自传体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如获至宝。该书展现意气风发的英国学子，或跃动于球场，或奔腾于田野，或荡漾于树林，或畅情于江河。相比之下，在顾拜旦

的祖国法兰西，同龄人实为温室花朵，娇艳却孱弱。顾拜旦感慨万千，遂放弃军官仕途而于1883年赴英拜谒梦寐以求的拉格比学校，并写下《英法教育之比较研究》。著作出版翌年，时任法国体能训练与教育推广委员会秘书长的顾拜旦再度赴英，对文洛克奥林匹克协会年度竞赛叹为观止，情不自禁地赞叹：“在当代运动员中，我从未见到有哪位能够具备文洛克青年走向奥林匹克竞技场时所展露的那种教养与庄严。”顾拜旦在英伦三岛的至深感悟莫过于把体育视作人生哲学，进而演绎成为奥林匹克主义，写入奥林匹克宪章，走进学校教育。

索契冬奥会却让陈美以另一种方式刻骨铭心。2014年11月11日，国际滑雪联合会宣布，因涉嫌操控比赛以获取冬奥会参赛资格，陈美在4年内禁止参加该会名下的任何赛事。奥运赢家最终折戟赛场，举世哗然。2015年6月19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取消国际滑雪联合会陈美涉嫌操控比赛的指控以及相应处罚，但仍维持该会对陈美参赛资格无效的决定，既维护陈美荣誉，亦坚守奥运宗旨——公平。

奥林匹克更是一种人生哲学，把成长视作肌体、精神与灵魂三位一体之形塑。手持提琴，穿梭于音符间；脚踏雪橇，驰骋在冰雪中。陈美书写的这部跨界励志传奇仅存美学意义。由奥运盛会而全民健身而全人教育，炎黄子孙必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奥林匹克如同中国梦那样挥洒得精彩、非凡、卓越。

◆笔走万象

◎子薇

去海边



漁歌 攝

水天一色，这是我站在大连星海广场的黄海之滨时，脑海中蹦出来的一个词语，瓦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我不时调整着眼睛的焦距，视线忽而拉得很远，忽而调得很近。海风轻柔地扑在面颊上，阳光落在海面上，粼粼的波光让无垠的海面成了一幅有了动感、有了别一般韵味的绸缎，端庄富丽，美不胜收。

所有的声音都被广阔的海域过滤掉。我们看到的，仿佛一幅无限铺开的巨幅画卷——井然有序的欧式风情楼宇，恢弘大气的各种雕塑，成群的或飞舞或停伫岸边的鸥鸟、鸽子、小小的麻雀，游客们欢快抑或安静的一张张笑脸，予人享受，贴心贴肺地让人感动。

去海边，之前有过两回，一回是去连云港，一回是去青岛。连云港的海水，呈现浑浊的黄色，若是为观赏海水而去，没有什么看头；青岛的海水，与大连的相比，色泽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城市整体感觉而言，我更喜欢大连。这里面，也或许有着我自身心理层面的因素。

夜晚的星海广场，比之于白日，人气更旺。彼时，恰在农历十五前后，月亮饱满得宛如银盘，苍穹中星星不知疲倦地眨着眼睛，与城市的灯火交相辉映。夜晚的欧式风情建筑群，因了月光和灯火的辉映，更呈现出一种富丽辉煌磅礴大气的美。皓月当空，轻云逐月，美轮

美奂，气象万千。广场上，喷泉飞扬，音乐缭绕，霓虹闪烁，天圆地方。喷泉舞动时，那是一场盛大的婚礼。雄浑激越的乐曲奏响时，中心喷泉巨龙腾空，银河垂落，那是气宇轩昂的新郎闪亮登场；缠绵柔情的乐曲悠扬荡漾时，中心喷泉婀娜多姿，大幕启动，孔雀开屏，那是姣美妩媚的新娘惊艳亮相。比之于繁华热闹周遭诸般景象，夜晚的大海，仿佛一个智者，从容安静地打量着人间的繁华，也或许，他在计算，明天有多少艘巨轮出海，又有多少艘巨轮披帆凯旋。

位于渤海湾的棒槌岛，因形似棒槌得名。岛上崖岸陡峭，怪石嶙峋，山花绚丽，芳草萋萋，海水清澈，沙质细柔，是供人们休闲以及游泳健身的天然海水浴场。那天的午餐，我们就在临海的一家小餐馆享用。坐在露台上的餐桌边，看着无数观光客以及泡在海水里的游人，还有远处的运输船舶以及极速驰骋的游船，想起多年前无数次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船长”，美丽的意境，久远的回忆，在这个依然炎热的日子里，携着海风，扑进我的热海里，荡起层层涟漪，几乎要勾下一行清泪……

那天，双脚一踏上大连的土地，国际化大都市的最初印象，便毋庸置疑地印刻进脑海里。这个城市，绿植遍地，除了马路和广场，几乎看不见裸露的土地；广

场、路旁的开阔地，相得益彰地矗立着寓意和形态迥异的各种雕塑，城市因此被激活被提升被亮化；路面上，我没有看见过哪怕一星一点的垃圾，干净整洁的环境，让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加深；马路上很少看到交警，但是在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自觉适时地停下来，等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车轮……那些美好，无处不在，却又似不露痕迹隐于无形。

这座恢弘大气却又不失浪漫与风情的城市，因了这一场展会的举办，为了这场展会汇聚而至的天南地北的人们，让她的这个秋天与往年相比，有了一些新意。应该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的人，虽然人生并不会从此有什么不同，但总是多了个印记多了一点回味和感动。

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说，小说犹如人生，情节很少，细节却是繁复无穷。其实，即便同是一个细节，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生发出这样那样的不同点——同是手掌，却没有一模一样的指纹；同是树叶，却是各有各的脉络纹理；同是一个季节，虽然与过往的相比，多是重复，无非有晴有阴有风有雨。但是，犹如人生，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上奉父母下伺幼子，其间诸般况味却是各有不同。这个秋天，因了算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细节的大连之行，而有了让我深铭于心的别样内容。

◆朝花夕拾

◎俞荣斌

孩提最爱「绞糖」时

又是一年“绞糖”季，又到家乡糖香时。“绞糖”是家乡方言，即是榨糖。

初中同学在群里发了一个家乡熬红糖的小视频，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孩时，拉回到家乡。时过六十多年，那一个个有趣的片段，仍浮现在眼前。

六十多年前，没有现在的榨糖机。村郊一块空闲平地，一侧糖梗堆积如山，一侧是熬糖的大灶房，主场是两个粗壮的实木实心的大圆木挨在一起，中间留有一条窄窄的缝隙，紧靠前面挂着一个木头框，像一张大嘴；一根“杠杠”连着木圆柱和牛肩的木枷，牛绕圈走带动木圆柱转动。这套“设备”称为糖车。有人把糖梗搬过来，有人把糖梗从这张“大嘴”喂进去，通过不停转动的两个圆木柱夹榨，糖梗汁如涓涓细流引入木圆柱前的水池里。有人照看流出的糖水，有人接住夹榨出来的糖梗渣，送到前面“嘴”里再榨。经反复几次夹榨，榨干糖水的糖梗渣就拿走，晒干后当作烧饭柴火。糖水送灶房熬糖。榨糖季几十天时间里，糖车不分昼夜地运行，歇人歇牛不歇车。众人搬糖梗，“喂”糖梗，接糖梗渣，晒糖梗渣，接糖梗水，送糖梗水去灶房，赶牛，扫牛粪……大家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榨糖在深秋初冬开始，气温比较低，往往有冷雨霜冻，尤其是后半夜会更冷！糖车是露天，干活的辛苦场景可想而知！榨糖在小孩眼里是新鲜、是热闹、是快乐；榨糖在榨糖人眼里就是连轴转的高强度劳动，就是万无一失的精细，就是丰收后的最后冲刺。更何况此前，他们从开春忙到初冬，经历留种、出苗、生长、成熟、到收获的艰辛，尤其是夏日炎热下的培土，初冬冷霜中的抢收的所有付出呢。如果说一年汗水一滴甘汁，不过为吧。

后来建了佛堂糖厂，家乡的糖梗都送到了厂里加工，省时省工省成本。但从此就少了我们孩提的这份喜悦与欢乐。回家乡虽能见到丰收的糖梗，但消失了弥漫着的榨糖浓香。

没想到，近几年，家乡又时兴土法制糖。“糖车”已由小型榨糖机取代；由糖水熬成糖的过程仍然按传统操作。灶上有七口大铁锅一字排列，依次由大渐小，下面烧着煤炭或柴火。铁锅中的糖水沸腾冒着热气，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糖香味。熬糖师傅凭经验用长柄铁勺把糖梗水一口锅一口锅来回勾兑搅拌，由稀变浓，由浓变稠，由稠变浆。尔后，伺机一勺一勺地均摊到长方形的木槽里不停地搅和、翻动，冷却后捣碎，就成了红糖。这个过程，对师傅们是凭体力与经验操作的过程，来得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对庄户人就是艰辛变香甜、付出成回报的过程，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对孩时的我们，就是一个享受丰收喜悦、生活甜蜜的过程，是那时的最爱。

七八岁闻过的榨糖弥漫的浓浓香甜味，七十多岁仍挥之不去；喝着家乡寄来的红糖冲的水，喝着喝着就喝出了甜甜的乡情；品着品着就品出了乡亲们的艰辛，品出了对家乡的眷恋，品出了对孩提岁月的怀念。

有个老乡人调侃说，没吃过糖勾的人，都不好意思说义乌出红糖。有人更极端地说，没尝过糖勾的滋味，怎么好意思讲义乌话。我觉得这话糙理不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过去的义乌小孩没人不爱糖勾。糖勾是义乌方言，在榨糖时，锅里糖稀倒进木槽时，取一根早已备好去掉头的糖梗，快速在糖稀里滚动，让糖梗裹上一层有一定厚度的糖稀，待糖稀完全冷却后，可用牙直接啃，又脆又甜又香，吃得满嘴黏黏糊糊，是糖乡人特有的享受。特别受小孩的青睐。但过去糖勾是不明码标价出售的，出糖人家难得打几个糖勾送送人，因此小孩就很难像得到糖梗那样方便得到它。但我有一次却十分意外地得到了一截糖勾。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回家只要一闻到榨糖香甜就会想到它；甚至于在北京，看到那一串串冰糖葫芦也会联想到它。

一次我趁人不注意，居然混进了心心念念的出糖灶房，一眼望过去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有人催促我离开，但没人硬撵我。我硬着头皮待在角落里，就想看看怎么打糖勾，怎么捞“糖鸡”。没有口福饱眼福总可以吧。“糖鸡”也是家乡方言，捞干一锅糖稀后要立马盛进一锅的糖水。锅里残漏的糖稀遇到冷水，迅速凝固并粘在已扔进锅里的一个稻草小团上，成了“糖鸡”。凝固的糖稀像冰碴晶莹剔透，香脆而不硬，入口味道不在糖勾之下。但“糖鸡”更难得到。因“糖鸡”一捞上来就被现场自家人或有关系的抢走了。即使在灶台上若正好遇到锅里起糖换水那几分钟，压根就没机会看到什么是“糖鸡”，更没有这等口福了。幸运的是我又得到了。

不一会儿，一锅糖稀出锅，有人把糖水倒进高温的锅里。出锅的糖稀进了木槽，就有人打了四根糖勾，又有人从锅里捞出了一个“糖鸡”。我不知不觉被眼前的一切诱惑了，露出了渴望的眼神，有点失态了。但我很快恢复常态。深知身上一无分文，灶上无一人熟，再好的东西也与自己无关，转身往外走。没想到刚才打糖勾的约五十多岁的一个乡亲叫住了我。转过身后，他拿了半根糖梗打出的糖勾和刚出锅的糖鸡对我和蔼地说，“你拿去尝尝，算我送的。”我忙推辞，说没经过妈妈同意，不能随便向别人要东西。他说，你没有，是我主动给的。这样，你妈就不会骂你了。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但我也是从小孩变大人的，小时候也曾避过榨糖的灶房，也渴望啃上糖勾。所以，我帮你满足一个愿望。也算你帮我重复了一次孩提时的快乐。周围的人也劝我收下。我那时不知道鞠躬，只是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就飞奔回家，把东西交到妈妈手里，把前后经过叙述一番。那个人的模样，我描绘了大半天，妈妈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事后经过打听才得知是木村一家人的亲戚。我妈妈通过他的亲戚向他表示感谢。他托人带话，“我不认识这个小孩是谁，但我知道他会长大，他也会记住小时候的事，也知道将来会怎么做，这就足够了。”此后，我们无缘再见。但他送给我的一截糖勾和一只“糖鸡”，连同他说的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也学了一辈子。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往事回忆中拉回来，开门一看是送快递的。义乌家乡人给我寄来了今年刚榨的新红糖。一阵熟悉的香味扑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